

(香港)
劍宗

奪命魔蕭 中



劍宗作品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魔劍奇俠系列之

第七章 天心姥姥

一辆华丽的马车缓缓驶向浦城镇。

马是雄骏剽悍的西宛名马。

车是皇宫相府里才有的高贵香车。

赶车的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人，约莫四十岁。他坐在车马相联的横座上，身子微微向后仰，似乎随时倾听马车里的话。他的穿着也很平常，他的蓝色衣衫已经洗得有些发白。不过，这个人穿着旧衣衫，反而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。

这个人就是欧阳醉柳。

欧阳醉柳并不是没钱雇车夫，以前，他从未赶过马车，他总是舒适地躺在马车里，他的身边，总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美酒，一样是美人。以前，无论他想到哪里，只要他一句话，车夫就会把他送到目的地，一路上有美酒和美人相随，不寂寞，也不无聊。半年前，欧阳醉柳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难割舍的女人，这个女人，在他以前遇到过的女人当中并不算最美，但他最喜欢她。从此之后，他没再去找别的女人。

这个女人叫做梅萼。

梅萼其实是扬州一家迎春院里的妓女，梅萼的身世很惨，是好赌的父亲把她卖到迎春院的。曾有许多男人想把梅萼从迎春院带走，她都不答应，当欧阳醉柳提出相同的要求时，梅萼欣然同意了。梅萼当时并不知道欧阳醉柳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刀客，她只看见有人想杀他，结果杀他

的人被他一掌打死了。后来，欧阳醉柳问她为什么愿意跟自己走时，梅萼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，她说，她害怕自己万一不答应，也会被他一掌打死。欧阳醉柳先是大笑一阵，然后非常认真地对她说，从今以后，任何人也不会伤她一根毫毛，包括他自己也一样。

跟梅萼相处不到一个月，欧阳醉柳就把原来的马车换了。换成现在这样华丽的马车。欧阳醉柳觉得，梅萼就像高贵的公主，所以，她应该乘最好的马车。他把车夫也辞了，自己赶马当梅萼的车夫。

当梅萼的车夫，欧阳醉柳一点也不觉得失了自己的身份。

他把梅萼当成自己唯一心爱的女人，为心爱的女人做事，欧阳醉柳向来心甘情愿。

“欧阳大哥，你真的一刀杀了十四个少女？”

尽管欧阳醉柳比梅萼大了二十岁，但梅萼一直称他为大哥。

欧阳醉柳的身子往后又仰了仰，说道：“是的，为了对付我，桓柯猷挑选了十四个美丽少女作为他的武器。”

梅萼说道：“你忍心下这么重的手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如果是半年前，桓柯猷的武器定能奏效，所以，她们是败在你手上的。”

梅萼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有一种撩人的力量，至少在欧阳醉柳听来是这样的，梅萼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也是欧阳大哥的武器了。”

欧阳醉柳怔了一下，他从未想过要把梅萼当自己的武器。

就在他一怔之际，梅萼又说道：“欧阳大哥一直待我这么好，梅萼无以为报，若能令大哥增添一份力量，梅萼便会心安不少。”

欧阳醉柳手持马缰，并不想马走得有多快，他的身体后仰得更加厉害，说道：“梅萼，要你跟着我东奔西走，你没生怨言，我也不安。”

梅萼说道：“欧阳大哥为别人活着，我今天才知道，我

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。”

此时太阳高挂，渐近中年。

欧阳醉柳道：“翻过前面的土坡，便是浦城镇了。”

梅萼道：“你不是说去翠屏山庄吗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到了浦城，你暂且在客栈休息，翠屏山庄在浦城西边的小枫岭之中，山路陡峭，马车难行，我一人去就行了。”

梅萼道：“一定要去么？”

欧阳醉柳直了直身子，说道：“当今武林，暗潮涌动，我花了这么多时间仍是毫无头绪，如今翠屏山庄有可疑之处，我怎能不去看看。”

马车里沉默了一会，梅萼说道：“那欧阳大哥小心一点。”

马车已驶向土坡。欧阳醉柳抬头，前面不远处浦城镇的房屋已清晰可见。然而，欧阳醉柳忽然抖了抖马缰，马车却往山坡的另一侧驶去。

因为这时，欧阳醉柳闻到了一股酒香。

如果酒香来自酒店，欧阳醉柳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。可是，酒香从一棵大树下飘来，这其中定有古怪。欧阳醉柳是不会放过任何在他看来是古怪之事的。

很快，马车就来到树下。

一棵硕大无朋的梧桐树。把所有阳光都挡在树外。

梧桐树下，荫凉无比。一张陈旧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杯酒。酒香就从杯子里四处飘逸。

可是四下无人。

这杯酒是谁倒的？

又是给谁喝的？

欧阳醉柳下得马车，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。当他把空杯放回桌上时，他就知道倒酒的人在哪里了。因为酒是从头顶下来的，所以，倒酒的人应该就在树上。这棵梧桐树足有五丈多高，有人居然能够在树上将树底的杯子斟满，而不使一滴酒溢出，这种斟酒的手法，欧阳醉柳才第一次见到。

他并不抬头去看，而是将斟满的酒又喝光。

一个声音从树上飘下来：“你不怕酒里有毒吗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有毒的酒我是从来不喝的。”

树上的声音道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无缘无故请你喝酒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你一定是有求于我。”

树上那人笑道：“欧阳大侠果真豪迈盖天！”

笑声中，一条人影自头顶落下，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。欧阳醉柳笑道：“我一直以为铁笛翁只会横笛吹箫，哪料斟酒的功夫也如此到家。”原来此人乃是名震江湖的铁笛翁丹溪松。欧阳醉柳见是丹溪松，目中杀机陡露，不过他很快将杀机隐去，暗道：“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，看你还玩什么把戏！”

丹溪松一身绿袍，虽身躯瘦小，却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。丹溪松闻言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能为欧阳大侠斟酒两杯，实是老夫的荣幸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丹前辈有何指教，但请直说。”

丹溪松忙拱手道：“指教万万不敢，只想欧阳大侠听我吹箫一曲。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铁笛翁箫声妙如仙乐，常人难求一闻，我欧阳醉柳焉有此耳福？”

丹溪松不再言语，从怀中摸出一根铜箫，便悠悠吹奏起来。

一曲既终，欧阳醉柳直听得如醉如痴。

丹溪松问道：“欧阳大侠，有人将我当成近来频繁出现的夺命魔箫，你看如何？”

欧阳醉柳知道丹溪松吹箫给他听的原因，想也不想，说道：“吹箫的人杀人手段或许比丹前辈阴狠毒辣，但箫声绝不能跟丹前辈相提并论。”

丹溪松朗声笑道：“有欧阳大侠这句话，老夫就放心多了！”笑声未已，人已飘然逝去。桌上的酒杯还在。

见丹溪松这么快飘逝，欧阳醉柳隐隐觉得遗憾。

欧阳醉柳重新上得马车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这人卑鄙无

耻，箫声倒是真的不赖。”身躯微微后仰，对着车内说道：“梅萼，刚才的箫声怎么样？”

梅萼惊讶道：“欧阳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并没听到什么箫声。”

欧阳醉柳以为梅萼跟他开玩笑，兀自说道：“铁笛翁的箫吹得出神入化，我真想再听一遍。”

梅萼道：“能让大哥念念不忘，看来他吹的确实不错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你真的没听到箫声？”

梅萼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马车开始缓行。欧阳醉柳的思绪却凝固了。按理，内力愈深厚，箫音可以传得愈远，自己与梅萼只隔数尺，铁笛翁却能做到只让我一人听到箫声，这份修为，当是非同凡响……

欧阳醉柳虽然不善吹箫，但他明白，将箫声收缩控制在如此狭小的方圆之内，比传送出数十里还要难得多！铁笛翁的内力，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。

他又寻思：“听他的口气，似是有人将他当成了神秘的吹箫人。他的轻功虽然不错，但他绝不是神秘吹箫人。因为，如果我想追，一定可以追得上他……”

“莫非……”

欧阳醉柳摇头自语道：“难道他是害怕……”

“或者……”

欧阳醉柳又暗暗道：“他是向我炫耀自己的武功？”

想到这里，欧阳醉柳微微一震，因为，炫耀武功的实质是向他示威！而示威的目的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挑衅，一种是警告。

很显然，铁笛翁的目的是后者。

他警告他什么呢？

其实，他与铁笛翁丹溪松只在二十五年的伏魔决战中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欧阳醉柳年仅十九岁，却已是扬名江湖的刀客。丹溪松原本吹的是一根竹笛，据传，他五岁的时候就能应和天地间的音籁而吹奏任何曲子，被当地

人视为神童。在他十五岁那年，丹溪松在江边吹笛，江中有一老翁泛舟来听，他遂问老翁因何而来，老翁说自己小时候也学过吹笛，听到有人吹笛，便来聆听。丹溪松于是将竹笛递给老翁，请他吹奏一曲。老翁并不推委，可是他刚吹了数个音符，竹笛便崩裂了。老翁于是从怀中掏出一根铁笛，将刚才的曲子吹毕。丹溪松见江中一群乌鱼围在舟边听笛声，不由大是惊讶，老翁再将铁笛给丹溪松吹奏，丹溪松竟然连一个乐音也吹不出来，这才知道天外有天，遂拜老翁为师，隐在深山之中精研吹笛之法……十年后丹溪松重出江湖，他的铁笛已能奏出穿云裂石之声。于是，尽管他才二十五六岁，武林中却称他为铁笛翁。二十五年铁笛翁三十七岁，在伏魔决战中，他的铁笛不幸被魔教教主的宝剑削断，幸好李照海及时赶到，救了他一命。从那以后，丹溪松便不再吹笛，改吹洞箫。不过，江湖上还是习惯叫他铁笛翁……欧阳醉柳叹道：“二十五年未见，铁笛翁模样未变，他的内功却精进如斯，真是不可想象……他到底在警告我什么呢……难道他知道秦九刀已对我讲了他的秘密？”

车厢里梅萼说道：“欧阳大侠，刚才那两杯酒是不是喝得毫无味道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酒是好酒，却喝不出好心情。”

梅萼道：“还是喝自己的酒吧。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对，还是自己的酒好喝！”

于是一掀车帘，便进了车厢，不管马将车拉向何处。

这是一驾特制的马车，车厢里很宽敞，一张精致的雕花茶几，并排安置着两个座位，樟木椅子散着淡淡的沉香。车厢的四壁嵌着许多珍贵的饰物，顶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，里面的人可以看到空中的蓝天彩云，风霜与烈日却无法进来。

欧阳醉柳一进车厢，心情就舒畅起来。他把一切都忘了，他的眼里只有梅萼。

梅萼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她的嘴唇、鼻子、眼睛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有一种楚楚动人的美。欧阳醉柳跟她在一起已半

年多了，他每次看见她，仍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正是这种感觉，使欧阳醉柳不舍得离开她去找另外的女人。

他在梅萼身边坐下。

她在欧阳醉柳的胸前偎依了一会，然后倒了一碗酒。车厢里所有的东西都价值不菲，只有这只碗是普通的景德镇陶瓷。酒是绍兴的女儿红。欧阳醉柳喜欢一碗一碗喝女儿红酒。

他伸手去端碗，梅萼说道：“你还在想刚才的事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没有。”

他的手已经停住。

梅萼说道：“你瞒不过我的，你的心跳比昨天快。”她朝他浅浅一笑，接道：“你答应过我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绝不想别的事情的。”

一笑生妩媚。

她起身，捧碗。将满满的女儿红送入他的嘴里。欧阳醉柳望着她，说道：“梅萼，我是越来越不想离开你了，我已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别的事情……不过，秦九刀和李照海是我最敬重的朋友，他们的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”梅萼曾无数次这样凝视欧阳醉柳，但她今天发现，他的脸神比他的年龄要苍老得多。她扶着他眼角的鱼尾纹，怜惜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这个世上最快乐的人，怎么也有这么多皱纹？”

欧阳醉柳也笑了，他的笑不像梅萼笑起来妩媚，但很灿烂，他说道：“我终于明白，铁笛翁是在警告我，叫我别多管闲事。”

梅萼默默地低头，一边往碗里倒酒，一边说：“那我们还去不去翠屏山庄？”

“去！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不仅我去，你也去，我们一道去翠屏山庄！”

就在这时，马车陡然一震，梅萼手中的酒壶跌落。欧阳醉柳眼疾手快，一抄手，接住酒壶，冷声喝道：“谁在惊动我的马！”

他知道，要不是马匹突然受惊，车厢绝不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抖动。

他更知道，寻常之人根本不能令骏马受惊。

所以，他清楚，又有绝顶高手来向他挑衅！

果然，一个更冷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：“是你的马先踩坏我的篮子。”

欧阳醉柳的心中掠过一丝悲愤，但他仍说得平静：“就算我的马踩坏了你的篮子，你也不用砍了它四条腿。”梅萼惊得瞪大双眼，愕道：“大哥，我们的马……”

外面桀桀笑道：“欧阳大侠果然料事如神，你的马不仅踩坏我的篮子，也踩烂了我的鲜花，不砍掉它四条腿，怎能解我心头之恨！”

车帘晃动，一人飞射而出。

这人的速度很快，车帘掀起又合上，仿佛没动过一般。这人便是欧阳醉柳，他盯着倒在地上的马。马的眼睛还未闭上，它的眼神中满是惊讶。

只有惊讶，没有绝望和痛苦。

它似乎也不相信，有人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砍了它的四条腿。

它好像在问它的主人：出手这么快又这么狠的人究竟是谁？

欧阳醉柳这才移动目光，离马首一丈处，站着一位老妇人，她的手里拎着一只篮子，篮子里插着一束鲜花。篮子并没有被踩坏，鲜花也没踩烂。欧阳醉柳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还没待他发作，只听老妇人笑道：“要不是我出手快，先把马腿剁下来，篮子和鲜花就遭殃了。”

欧阳醉柳这才注意到，她的腰上还挂着一把牛角刀。

他第一次发现有人把牛角刀当成唯一的武器，他在想象牛角刀飞出去砍断马腿的情形……面对这种奇怪的武器，欧阳醉柳的信心竟然一点一点的崩溃！

只听她又说道：“马有价，而鲜花无价，马死了，我可以赔你一匹，要是它踩烂鲜花，可就麻烦了。”欧阳醉柳终于说道：“要是我的马踩烂了你的鲜花，会怎样？”

老妇人盯住欧阳醉柳，阴阴道：“我会跟你拼命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腰上的牛角刀晃了晃，好像随时都会飞出去。欧阳醉柳忽然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鲜花这么重要，是谁送给你的？”

老妇人仍旧沉着脸：“任何人送给我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。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哦？什么东西值钱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当然，你也杀过人，在你杀人的时候，别人的生命最不值钱，而自己，一根头发都弥足珍贵。”

欧阳醉柳明白她说的很有道理，但他说道：“你准备怎样赔我的马？”

她道：“很简单，你跟我去就行了。”

欧阳醉柳冷冷道：“如果我说不呢？”

她马上道：“还有一个办法，我给你银子，你自己去买。”

欧阳醉柳几被他激怒，可他表面上仍不动声色：“我的马是无价的。”

她想了想，无奈道：“那你只有跟我拼命，杀了我。”她说着，将花篮换了一只手。在鲜花的映照下，她的脸显得一点生机也没有。就像是一个久病未愈之人。谁也不会相信，就是这个病恹恹的老妇人，用一把牛角刀将一匹剽悍骏马的四腿同时砍断。可事实就是这样，马已经闭上了双眼。欧阳醉柳看了看死马，又看了看老妇人，他的心又一次抽紧，这种心情他只在面对桓柯犹时出现过一次。他知道，表面越羸弱的人，也许就是深不可测的绝顶高手！

更令欧阳醉柳感到吃惊的是，他居然没有看出她是谁！

牛角刀虽然奇特，但只是一把刀而已。

可是，猜不透她是谁，她本身便是最厉害的武器。

欧阳醉柳盯了她良久，始终不说一个字。还是老妇人先开口：“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时间杀我，既然你不动手，那我就走了。”她说着，迈开脚步，往西南方向而去。

老妇人已经不见，花香仍未散尽。

“好芳香的鲜花。”

车厢里传来梅萼的声音。

欧阳醉柳复回车厢，笑道：“不知她要把花送给谁？”

梅萼满脸柔情道：“肯定是送给心上人的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可她已经五十多岁了。”

梅萼道：“只要有心，就会有心上人。”

欧阳醉柳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梅萼笑道：“就算我一百岁，欧阳大哥仍是我的心上人。”欧阳醉柳甚是喜悦，他一把搂住梅萼，也开玩笑道：“可你从未送过鲜花给我。”

梅萼将头埋进他的胸膛，低声道：“我已经把整个人都给你了，难道还不够？”

欧阳醉柳闻着梅萼的头发，只觉香馨沁人，芬芳无限，不由道：“只要跟梅萼在一起，我欧阳醉柳还有何求？”梅萼抬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还去不去翠屏山庄？”欧阳醉柳道：“去。”梅萼道：“马呢？”欧阳醉柳忽然开心道：“马来了。”

果然，一阵马蹄，由远而近。

奔马跑得很快，蹄声有如疾风骤雨。

不用看就能感觉到这匹奔马的气势是何等的惊人。

然而，就在奔马与车厢交会时，蹄声嘎然而止，绝没有半步拖泥带水。能在快速奔驰中说停就停，这肯定是匹好马中的好马。当然，骑手也是高手中的高手。

欧阳醉柳和梅萼感到车厢摇晃了一下，接着就听到一个爽朗的声音说道：“欧阳大侠，在下高仗，奉天心姥姥之命，前来赔大侠一匹马。”

欧阳醉柳掀开车帘，车厢已套在一匹白马上，说话之人却在车厢背后，待最后一个字说完，已在百丈开外，此人的轻功，堪称一流。

但见这马，雄骏清奇，全身纯白，连尾巴也无一根杂毛，果是一匹好马！

欧阳醉柳心喜，跨出车厢，坐在横座上，左掌蓄劲，往马臀上一按，那马竟稳稳站立，毫无摇动。欧阳醉柳赞道：

“这马好脚力！”于是马缰一抖，白马缓缓前行，甚是听话。看来，白马不仅脚力奇佳，而且驯练有素。

本来，欧阳醉柳打算把梅萼留在浦城镇，自己一人到翠屏山庄去看个究竟，几件怪事之后，他已改变主意，决定不与梅萼分开，一同前去翠屏山庄。

因此，他也不进浦城，而是绕城而过，径往小枫岭。不久，马车驶向一条驿道，此时回头，浦城镇已落在道路两旁的两排大树后面。

其实，小枫岭离浦城仅五里路，但是绕道而行，这路程就增加了一倍，变成了十里。欧阳醉柳想起刚才送马来的高仗说过的话，暗道：“他说此去小枫岭尚有十里路程，难道他料定我会绕道而行？”接着又想：“他说是奉天心姥姥之命，这天心姥姥究竟是谁呢？我怎么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？”

马车这时加快速度，白马跑得极快，但是很平稳。很快就驶出五里路光景，这一路上都是道宽路平，根本未遇坑坑坎坎，不禁又想起高仗的话，暗笑道：“他说此去翠屏山庄艰险难走，原来是在胡说八道。”

正想着，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鹰鸣！

啪！

一只鹰，掉在白马面前。白马立时停住。欧阳醉柳望去，这是一只无头的黑鹰。明明听到鹰在叫，它怎么会没有头呢？欧阳醉柳正要抬头，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空中又掉下一物，正是鹰头。

原来，鹰在空中被人砍了头，因为身躯重，所以先落地。

是谁把鹰的头砍下来的？

很快，欧阳醉柳就有了答案——

只见一男一女，两个中年人，凌风踏步，从对面徐徐而来。看他们手挽着手，不是兄妹，便是夫妻。他们走得并不急，但是很快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们便到了白马跟前。

这两个人，女的身穿紫袍，四十岁左右，但是风韵犹存，男的身着青衫，虽然年纪也在四十岁以上，可眉宇间

透着俊美。

他们来到马前，女的拾起鹰头，男的捡起鹰身，相视一笑，看也不看马车上的欧阳醉柳，仿佛他们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。

从他们对视的眼神中，欧阳醉柳判断出他们不是兄妹，而是夫妻。

一对恩爱夫妻。

他们拾了鹰头鹰身，转身就走。欧阳醉柳不由大吃一惊：那女的身后，竟然背着一串鹰头，最少也有七八十只！被一根丝线串联，这些鹰头上面还留有血渍，看起来阴森可怖。白马似乎也被吓着了，昂首“啾啾啾”嘶鸣了一声！

听到马叫，他们又转回身，看那女的，脸上似有怒容，仿佛马的叫声惹了她。

那男的却是一脸茫然。女的朝男的做了几个手势，男的大叫一声：“畜牲，你叫什么！”他的声音很响，把欧阳醉柳吓了一跳，欧阳醉柳怒道：“为什么要骂我的马？”那男的仿佛没听到欧阳醉柳说什么，等女的又朝他做了一些手势之后，他又叫道：“我是骂马，又不骂你，关你屁事！”

欧阳醉柳心中有气，冷冷道：“打狗都要看看主人，你也不问问马的主人是谁！”

这回，欧阳醉柳尚在说话，那妻子就向丈夫打手势，所以，欧阳醉柳一说完，男人马上接道：“别说骂你的马，就是杀你的马，你又能怎样！”

欧阳醉柳几时见过如此狂妄之人，他真想割了他的舌头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然而转念想道：“他们就算不知道我是谁，也该认得我腰上的柳叶刀，他们如此目中无人，难道是有恃无恐？我倒要看看，他们究竟倚仗谁的威风……”这样一想，欧阳醉柳反而平静道：“我看你也真有这个胆量。”

男人笑道：“我们一天要割一百只鹰头，杀一匹马算得了什么！”

欧阳醉柳一怔，不禁诧道：“一天杀一百头鹰，天下的鹰岂不被你杀光？”

男人道：“鹰是杀不光的，就像人，越杀越觉得到处是该杀的人。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人怎能跟鹰混为一谈？”

男人道：“好人跟坏人都能混在一起，为什么人和鹰不能混在一起？”

欧阳醉柳听出他话中有话，但他没有追问，而是说道：“杀鹰容易，杀人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”他说一句，女人就向丈夫打手势。欧阳醉柳已经清楚，这是一对聋哑夫妻，妻子是哑巴，能听到别人说话，丈夫是个聋子，可以自己说话。丈夫虽然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但能理解妻子的每一个手势。妻子的手势不仅把对方说的意思传达给丈夫，有时也把自己想说的话让丈夫说出来。当欧阳醉柳说了这句话后，她似乎愣了一下，然后才向丈夫打着手势。

那男人说道：“欧阳大侠，你说李照海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欧阳醉柳知道他前面的话中就有这层含义，因此故意绕开，没想到他还是紧逼不放，欧阳醉柳沉吟不语，他在想这对聋哑夫妻到底要干什么。

男人又说道：“江湖上的人都说李照海是一个卑鄙小人，一个伪君子，我们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。”

欧阳醉柳一呆。

男人接着说道：“不过，我们还是希望李照海是个伪君子。”

欧阳醉柳又一呆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男人道：“因为，如果李照海是个坏人，那么，就算欧阳大侠与他有多年的交情，你也会一刀杀了他的，对不对？”欧阳醉柳点头道：“对。”男人道：“如果李照海是个好人，你就会站在他一边，对不对？”欧阳醉柳道：“当然。”男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天下人要杀十个李照海也不难，可是要杀一个欧阳大侠却不容易。”

欧阳醉柳忽然笑道：“你不是说，杀人就像割鹰头一样？”

男人不看欧阳醉柳，他始终只注视妻子的手，他的脸

神变得凝重，声音苍凉：“欧阳大侠也说过，杀鹰容易杀人难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我的话你也信？”

男人道：“别人的话可以不信，但欧阳大侠的话不可不信。”

欧阳醉柳马上道：“那么我说，李照海是被人冤枉的，你信不信？”

男人缓缓道：“刚才我的话只说了一半，欧阳大侠的话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”

欧阳醉柳笑道：“其实，信不信是你的事，根本与我无关。”

男人摇头道：“你是李照海的朋友，当然跟你有关，你要拿出证据，让天下的人相信李照海是无辜的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我一直都在努力。”

男人道：“可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我不想半途而废。”

男人道：“也许你可以证明李照海是无辜的，可惜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”

欧阳醉柳冷冷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男人道：“我知道你此去翠屏山庄，想在翠屏山庄留下你杀人的痕迹，让天下人相信这一切是你所为，跟李照海无关，可惜，丐帮已经发出英雄帖，八月十五，天下英雄共讨李照海，看，这就是丐帮的青竹令。”男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物，正是丐帮的青竹令。

欧阳醉柳脑子嗡的一声，暗道：“丐帮向来明察秋毫，既然丐帮的青竹令已经散发，那肯定是有确凿的证据了，难道……”

只听那男人笑道：“所以，别说你到翠屏山庄留下杀人的痕迹，就是亲口承认那一切是你干的又有何用！”

欧阳醉柳冷笑道：“你劝我别去翠屏山庄，我偏要去。”

“去”字未落，欧阳醉柳右掌虚晃，内力一吐一吸，就将那人手中的青竹令吸了过来。那人并不来抢，而是说

道：“欧阳大侠请看仔细了，这是不是丐帮号令天下的青竹令。”

哪料欧阳醉柳并不看，内力一吐，伸掌，青竹令变成粉末。

“你竟敢毁了丐帮的青竹令！”那人大惊失色。

欧阳醉柳却显得胸有成竹：“如果青竹令是真的，那么，丐帮得到的消息一定是假的。”

那聋子丈夫还想说什么，哑巴妻子朝他做了个“走”的手势，他立时不吭声，转身，挽住哑巴妻子的手飞快逝去，速度也是快得惊人。

欧阳醉柳原想逼他们出手，看看他们的武功路数以及身手如何，不料他们竟忽然走了。

马车继续前行。欧阳醉柳心思起伏：他知道丐帮的青竹令是真的，因为青竹令上有丐帮开山祖师洪七公亲刻的一个“洪”字。那么，肯定是丐帮得到的消息有误。他相信李照海，就算天下所有人都认为李照海是坏人，他也相信他是好人。他一直认为，欧阳醉柳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卑鄙小人，也没有一个是伪君子。他对朋友总是肝胆相照，否认朋友就等于否认自己。

他所以毁掉青竹令，是想阻止这对聋哑夫妻以青竹令为信物散布李照海的谣言。可是，既然他们收到过丐帮的青竹令，那么别人也同样会收到，他能把所有青竹令都毁掉吗……

车厢里梅萼说道：“欧阳大哥，丐帮的青竹令一出，事情就更麻烦了。”

欧阳醉柳缓缓点头。

梅萼又道：“看来这个传播假消息的人与丐帮帮主的交情非同寻常，可以让帮主不分青红皂白就发出青竹令。”

欧阳醉柳摇头道：“丐帮帮主赵简乃是当世豪杰，他绝不会在真相未明之前乱发青竹令，挑起武林纷争。”

梅萼道道：“可你说青竹令是真的？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没错，是真的。”

梅萼迟疑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是赵帮主被人挟迫，不得已而发出青竹令？”欧阳醉柳否定道：“也不可能，凭赵简的武功，天下很少有人能胜过他，就算被擒，也不会受人挟迫，做出为祸武林之事。”

“这……”梅萼道：“此中原由外人就不得而知，欧阳大哥要是能找到赵帮主，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。”

欧阳醉柳叹道：“赵简赵帮主向来行踪不定，要找他比别人要找我难。”

马车约摸行了两三里，一路上再没遇到事端。中午时分，二人在路边的一家小店里吃了东西又上路。行不多远，前面的路开始难行，崎岖不平，两边是不高的山坡，谷底的路很窄，幸好马车能够通过。

按路程计算，估计是进入小枫岭了。

欧阳醉柳只知道翠屏山庄在小枫岭之中，但一次也没来过。一路上，他询问了好几个人，都说不知道翠屏山庄在哪里。他勒住马，见前面山势陡峭，显然马车是不能前行了。

他皱着眉头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闻到一缕花香。

一个老汉从山腰的小路上下来，老汉与他相距这么远，他就已经看见了老汉怀里抱着一束鲜花。欧阳醉柳很熟悉这种花香，这定是不久前砍了他的马腿的老妇人送给他的。原来这个老汉就是老妇人的心上人！

老汉很快就来到马车前，老汉五短身材，很精悍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极难应付的人。但他笑起来时很温和，给人一种慈祥的感觉。老汉笑着说道：“天心姥姥估计你们到了，所以叫我来带路。”

欧阳醉柳道：“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老汉笑道：“天心姥姥说，你们是到天心宫去的。”

欧阳醉柳摇头道：“我们不去天心宫。”

老汉道：“天心宫本来不叫天心宫，而是叫做翠屏山庄，七天前，天心姥姥见翠屏山庄不剩一人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，并将这里改名天心宫。”老汉笑着，见欧阳醉柳脸有疑惑，接道：“尽管天心姥姥在这里才住了七天，但她打